

# 教育——关怀自身的一种方式

——读柏拉图《理想国》有感

刘 飞<sup>1</sup> 段建军<sup>2</sup>

(1.长安大学工程机械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2.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内容摘要】教育对人的关怀体现在对心灵的关怀。柏拉图希望教育如同一阵清幽境界吹来的清风,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培养起一种对美的爱好。人善于模仿,要培养一种对美的爱好,就要培养人对美的模仿。教育作为一种桥梁,连接着人对美的模仿。教育不只是为了获得真理与知识,不只是使灵魂得以转向,更是人在这一过程中对自身关怀的实现。

【关键词】教育 诗乐 灵魂 关怀自身

中图分类号 G6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7-0167-02

## 一、关怀自身需要关怀灵魂转向

### 1. 关怀自身即关怀灵魂

柏拉图认为,当人使用双手操纵某个东西时,人在做什么?当人凝视某个东西时,人在做什么呢?人使用了他的双手、他的双眼,这就存在一个使用双手、双眼的要素。一般而言,当身体做了某事时,就存在一个使用身体的要素。但是,什么是这个使用身体的要素呢?不是身体本身,身体无法使用自己。是灵魂!所有这些身体的、工具的和语言的行为的主体,就是灵魂,因为灵魂使用了语言、工具和身体。当灵魂趋善,语言、身体就会趋善,人与人之间就会和睦相处,城邦就会得到好的治理。《理想国》里的人就会得到幸福。所以,要达到对城邦的统治,就要关心人,就要关心人的灵魂。<sup>①</sup>

### 2. 关怀自身的方式——灵魂转向的方式

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洞喻,指出了通过教育的方式达到灵魂的转向。“接下来让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比作下述情况。”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的开语中所说。接下来,柏拉图提出了他著名的洞喻,大概是这么说的: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以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光亮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在他们的身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着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好像是演木偶戏的人在他们面前所摆设的一块幕,要在这块幕上表演傀儡。他们所看到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

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概念。

其中一个人被解除了枷锁,被迫突然站起来了,转头环视,走动,抬头看望火光。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以前看到的只不过是事物的影像,而现在由于被扭向了比较真实的事物,他就比较真实地接近了实在,比较真实了。虽然这是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由看到影像到逐渐看到人和事物本身,再到直接观看太阳本身。最后认识到这个造成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主宰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这个太阳,它就是我们过去通过某种曲折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

如果这个人适合做城邦里的哲学家,他就会感觉到他的责任是再回到洞穴里,把真理交给那些还在洞穴里的人,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而这又是十分困难的事。

柏拉图的洞喻说明了要认识到善的理念,就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解除枷锁—看到事物影像—看到事物本身—看见太阳—认识到太阳是所有事物产生的原因—认识到善的理念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这是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世界看见东西,再到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过程。认识到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区别就是能不能看到善的理念。只有那些看到善的理念的人,才是真正的哲人,只有这种人才适合统治城邦,而那些永远看不到善的理念的人就是没有受到教育的人,永远在黑暗的洞穴中。

灵魂要看到善的理念,使自身的灵魂不断接受真、善、美等品质,排斥丑、恶等品质,就要有一种灵魂转向,而这种灵魂转向就要靠教育的方式。

## 二、教育——关怀自身的一种方式

\* 作者简介:刘飞(1981—),女,西北大学硕士生,长安大学工程机械学院学生工作,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及学生思想工作;段建军(1960—),男,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柏拉图认为,教育并不是把灵魂中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一样。因为,求知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能力,只有作为整体的灵魂转变了方向,使得他的“眼睛”得以正面的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善的理念,他的灵魂中才会具有善。这种具有不是灌输进去的,而是需要一种灵魂的转向,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sup>[1]P278</sup>这也就是说,灵魂中有高尚的部分,有低劣的部分,但是,灵魂不能正确地把握这两部分,只有通过教育的方式,灵魂才能朝向高尚的方向。

所以,在柏拉图那里,教育从来都不是一种灌输,而是一种追求,其对象不是对一切事物的追求,而是对善的事物的追求,其方式不是一种被动给予,而是一种主动需要,其目的也不是对客观的认识,而是对自身的关怀。

### 1. 柏拉图的教育体系

在柏拉图的教育体系中,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20岁之前的诗乐教育之后,20-30岁之间,就要主修数学、几何、天文与和声学,30-35岁之间,研究辩证法和哲学。而这一过程正是灵魂从洞穴中走出直到看到善的理念的过程。诗乐集诗乐舞为一体,旨在培养精神和谐与优雅得体,体操融合体育竞技与军事训练,旨在增强身体的素质和掌握军事技术,数学只能用理性来把握,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两者均有助于培养理性思考能力,可通过研究一与多的关系而使心灵专注于实在,进而“把灵魂引向真理”;天文学与和声学侧重研究宇宙中天体之间的和谐与音程中数量关系的和谐,有助于灵魂里的知识器官除去尘垢,恢复明亮,使灵魂的视力向上提升,从而引导人们“寻求善和美”;辩证的过程也就是推理的过程,“惟有辩证法的力量才能使人看到实在”,辩证法作为哲学特有的研究方法,能够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最终看到善的理念。这样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便是灵魂转向的过程,就是人需要一生来学习的过程。只有按照这个过程受了各种教育之后,人之灵魂才能获得真理与知识,而在柏拉图看来,这种接近神的人才是真正认识有智慧的人。

### 2. 诗乐教育的重要性

柏拉图非常注意诗乐的教育作用,在他的教育体系中,柏拉图列举了诗乐、体操、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声学、哲学辩证法这几种教育,特别把诗乐教育作为最基础的教育。在人的一生中作为最基础的诗乐教育发生在20岁之前。柏拉图认为:人的心灵是可塑的,尤其是“在幼小稚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将其塑造成什么型式,就能塑造成什么型式。”“教育就是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sup>[1]P107</sup>在塑造心灵的过程中,诗乐教育职位重要,因为诗乐节奏与音调要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直接进入人的心灵深处,而且会牢牢抓住或感染人的神魂肺腑。如果听众所受的训练得当,那就会由此而孕育和培养出温文尔雅的品质和

风度,否则,那就会走向反面。另外,受到良好的诗乐教育的人,能够很快识别出粗制滥造的东西以及缺乏美的事物,因此会以正当的方式对其感到反感,会专门赞赏美好的事物,喜闻乐见美好的事物,并且欢迎美好的事物进入自己的心灵,以此培养心灵健康成长,使自己最终成为美善并蓄的人。同样,他会反对和憎恶丑陋可耻的东西。虽然此时他还年轻,无法理解理性为何物。但当理性到来之际,像他这样富有教养的人,会首先欢迎和拥抱理性,会借住这一亲和力而认识理性的价值。

诗乐艺术作为一种教育的方式,旨在给幼小的心灵打好底色,所谓“染于黄则黄,染于苍则苍”的用意。人生之初,原本纯真,不知善恶。人性是存在弱点的,人不是生来就能抵制丑陋的东西的。对此,柏拉图一方面从理智的角度出发,指出人在幼年时的天真无知,缺乏辨别真伪善恶的能力,另一方面从心理角度指出人在幼年时喜好模仿,特别是充满好奇而不假思索地模仿自己的所闻所见,神话故事中的各色人物更是儿童的所爱。

这样,诗乐艺术的内容就显得至关重要,你提供什么,他们就模仿什么,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中就会成为自身心性的一部分,长大成人后会进而内化为人格或个性的底色。即使日后发现不妥,改正起来也特别困难。当然,柏拉图也认识到了人的柔弱性同时也是人的可塑性的基础,为诗乐艺术提供了可发展的空间。诗乐可以给人类起到教育的作用,将一些善的、美的、真的东西展现给受教育者,那么,受教育者就会得益于这种教育,看到的都是美的、善的、真的东西,从而使自己的人性中呈现出一种真善美的境界。这也就对应了柏拉图所说的“教育家是人类灵魂的塑造师”。灵魂在受到诗乐教育的过程中,赞美接受真的事物,厌恶憎恨假的事物,迎向往真善美的事物,排斥否定假恶的事物,“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sup>[1]P110</sup>有节制而和谐的爱。

注释:

①希腊文 Pneuma,拉丁文 Anima,法文 Ame,英文 Soul,一含义甚广,指“生命”、“生命的主宰”与身体相对的“心”,“有生命的人或物”。希腊人相信这是可离身体生存而且不朽的,原带有宗教迷信意味,所以译为“灵魂”,还它的迷信本色。见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页。

参考文献:

- [1] [希]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
- [3] [希]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4] [希]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5]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